

五代史

竹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死節傳二十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註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為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為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鷄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為



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  
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  
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  
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  
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  
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  
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  
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  
亂小人趙岩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  
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

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  
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彊敵未滅陛下棄忽  
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  
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  
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  
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  
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韞炭乘流而  
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泝河以趨德勝  
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溪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  
城浮橋斷遂破南城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



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  
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  
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此至而南  
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為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  
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  
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楊劉戰敗  
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岩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  
日削而嫉岩等所為嘗謂人曰俟我破賊還誅姦臣以謝  
天下岩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  
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岩等匿彥章書而上已書末帝

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  
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  
敗趙岩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  
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岩等諷有司劾  
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  
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  
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  
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  
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笏刺之彥  
章傷重馬蹶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



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交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與彥章同時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

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與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為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十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瞻者馬仁瞻字守



愚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為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瞻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畧通兵書事南唐為左監門衛將軍黃表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為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以仁瞻為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瞻以為不可彥貞不聽仁瞻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陽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東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砦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

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為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為廬壽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為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瞻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效誠款而仁瞻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



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  
監軍使周延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  
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  
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  
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  
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  
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  
五十八世宗遣使吊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  
崇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  
師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祭而復其軍

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父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  
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  
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隨死而變節者乎今周  
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當世宗  
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力屈而降世宗頗嗟  
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  
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  
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偽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  
嘆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死事傳二十一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註

嗚呼甚哉自開平至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為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



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歿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能

立傳者五人馬彥超附朱守殷傳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昭業見於本紀而已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為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為鄩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

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塹而圖之已而劉鄩大敗於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洛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慈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



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四面圍而盡殺之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為宣武軍校後奔于晉為衛護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軍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鬪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魏博梁將劉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莊宗益

奇之以為慈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壯之賜絹千匹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唐師伐荆南以魯奇為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日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

戰魯奇食盡力窮而死故取捨異

吳巒兵猶可戰而不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為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為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攻遣人召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厠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曰爾為



健兒我遇汝厚柰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  
奴掃馬糞得一鬻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  
何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于  
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  
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事  
仁恭為銀胡鞞指揮使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  
以為飛勝指揮使梁晉相距于莘遣思同築壘楊劉以功  
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為人敢勇  
善騎射好學頗喜為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有戰

功明宗時以久次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  
數為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刻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  
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  
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  
以為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  
同為先鋒指揮使兵入劔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  
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為京兆尹  
西京留守應順二年二月路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  
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蕃  
方陳已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謁



思同欲因其權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潞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詡等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即以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創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弃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興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

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弃伏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追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漢高

祖即位贈侍中思同東走將自歸于天子與元行欽走異故予其死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宗為廳直軍使明宗時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清泰二年契



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聚譟遮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為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即以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為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二千革鞭木鞞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為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為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為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



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  
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  
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敬達降  
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本紀責其  
不誅光遠  
而諷其殺已以降賊故不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錄其死者  
終嘉其不降也然雖不屈而諷人降賊故不得為死節

翟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進  
宗為淄州刺史萬迪為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數百  
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遠遂殺  
進宗出求則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赦青州雖  
光遠子孫皆見慰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而斬之詔求

進宗尸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欽為東頭供奉官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為軍卒事梁為拱辰都指  
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為虢州刺  
史吉隨趙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為祁州刺史契丹犯  
塞至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之  
可大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  
諸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  
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恐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  
邦斌能為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  
家屬皆沒于虜云



王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為寧衛指揮使後事  
晉為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年不  
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久邪固  
請先登遂攻破之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  
戰功為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虜  
軍其北以相距而虜以精騎並西山出晉軍後南擊樂城  
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死  
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為先鋒奪橋開  
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  
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貳志猶  
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  
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太傅

史彥超雲州人也為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彥超為  
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耳遷虎捷都指揮使戍  
于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彥超  
以咸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  
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為前  
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  
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為先鋒戰忻口  
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于陣是



五代史卷三十一  
孫晟傳三十一  
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後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彥超戰死遽班師倉卒之際亡失甚衆世宗既惜彥超而憤無成功憂忿不食者數日贈彥超太師優卹其家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為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為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為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弃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

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是時李昇方篡楊氏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為教令由是知名晟為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昇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為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為昇相晟輕延巳為人常曰金椀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奴各執一噐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効之周世宗征淮李景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答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答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



景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景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周兵所得楊泰諸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相疑也乃以蠟丸書遺重進勸其反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抔土也永陵者昇墓也及崇質還而晟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蠟丸書來上多斥周過惡以為言由是發怒曰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晟既死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



五代史卷第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景忠悔殺之召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  
而景聞晟死亦贈魯國公

五代史第三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一行傳第二十二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註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  
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  
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  
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  
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  
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  
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  
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



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脩節義而沈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群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者 吾亦不敢沒而其畧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



隱之友善世目以為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  
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嘗驗其信然而  
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疑數以寶貨遺之遨一不受唐明  
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  
號為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遨之節高矣遭亂  
世不污於榮利至弃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絕而篤  
愛其身者歟然遨好飲酒奕碁時時為詩章落人間人間  
多寫以縑素相贈以為寶至或圖寫其形翫于屋壁其迹  
雖遠而其名逾彰與乎石門荷蓀之徒異矣與遨同時有  
張薦明燕人也少以儒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  
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  
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  
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  
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焉然和之  
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  
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  
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而  
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為臨淄令習入朝  
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



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為戒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詣東上閣門上昂行義可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以為宗正丞遷少卿出帝即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昂既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贊者不知其世家為人沈厚寡言而有勇少為軍卒以戰功累遷洛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營欲因以為亂福贊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贊以為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贊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贊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贊獄人皆以為冤福贊終不自辯以見殺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戶部奏深州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



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乃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  
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  
自倫生光厚六從同居不妄教以所居飛鳧鄉為孝義鄉  
匡聖里為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九月丙子戶部復奏前  
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聽事步欄前列屏  
樹鳥頭正門閭闊一丈二尺鳥頭二柱端冒以瓦桶築雙  
闕一丈在鳥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  
之勅曰此故事也令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  
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坊以白而赤  
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唐六臣傳二十三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註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  
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延範為太常  
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延範乃梁  
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語裴樞純厚不陷浮薄  
今為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  
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  
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  
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搢



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賂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梁王家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唐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隳文蔚居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七人蔓引朝士輒加誅殺搢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梁太祖立仍以文蔚為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



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太祖北巡留文蔚西都以暴卒  
贈右僕射

楊涉祖牧唐懿宗時宰相父嚴官至兵部侍郎涉舉進士  
昭宗時為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持謹厚不幸遭唐之亂  
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謂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脫  
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事梁為門下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二年俛首無所施為罷為左僕射知  
貢舉後數年卒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  
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為唐容管經畧使策少  
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  
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為奇策時年十三居同  
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  
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  
驚異之策少好浮屠之說乃落髮為僧居長安慈恩寺黃  
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  
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攻  
行瑜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  
兼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為膳部員外



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徙許州以為掌書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矣遂留以為掌書記薦之于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邢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為邢部尚書致仕卒于洛陽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杜門絕人事者五六年柳璨為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為吏部侍郎太常卿唐亡事梁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為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遷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為中尉韓全誨等作書像贊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哀帝遜位



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為梁相五年卒贈侍中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為人巧佞阿諛無廉耻惟利是趨事唐為禮部尚書是時太祖已弒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俛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傳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于淝河太祖躁忿急於禪代欲邀唐九錫群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為冊禮副使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宸覆落之楷常慙恨及昭宗遇弒唐政出於梁楷為起居郎與柳璨張延範等相結因謂延範曰夫謚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謚先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為太常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駁議而延範本梁客將嘗求太常卿不得者延範亦以此怨唐因下楷疏延範延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謚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顧群臣自陳德薄不足以及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所以順天應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引



首希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歸田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州是時梁未滅晉諸將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廨聽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為節度副使已而病卒莊宗即位贈左僕射楷同光中為尚書員外郎明宗即位大臣欲理其駁謚之罪以憂死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者字明遠祖審權父讓能皆為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於臨臯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巡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皆不起崔遠判戶部又辟巡官或謂曉曰嵇康死子紹自廢不出仕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吾子恐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為之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遷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為亂兵所殺贈右僕射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貞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俵俵然  
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  
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  
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  
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  
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  
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  
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義兒傳二十四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註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  
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  
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  
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  
所與俱皆一時雄傑魁武之士徃徃養以為兒號義兒軍  
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  
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  
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傳

李存審後復以符氏  
大顯故別自為傳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為子初名進通後更名嗣昭嗣昭為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為內衙指揮使陝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將三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于胡壁堡執其將一人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下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含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君慶為梁所

敗太祖酖殺君慶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洛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棄城走前遇伏兵因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汾州斬瑋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是歲梁軍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宗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等敗走友寧追之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



汾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爭以為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絕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內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為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已勝旦暮

思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撓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得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居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留之嗣昭夜遯乃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為契丹圍之數十里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是時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為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



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為賊射中腦嗣昭顧腹  
中矢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諸子繼傳長  
而懦其弟繼韜囚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不  
暇究其事因即以為昭義軍留後繼韜委其政於魏琢申  
蒙琢等常教繼韜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  
居翰節度判官任圜琢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繼韜事  
繼韜且見誅因以語趣之繼韜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  
帝即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  
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繼遠諫曰兄  
為臣子以反為名復何面以見天子且潞城堅而倉廩實  
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愈於往而就戮也繼韜不  
聽繼韜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  
為梁圍以夾城彌年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  
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  
繼韜初無惡意為姦人所悞耳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  
劉皇后為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數召  
繼韜從獵寵倖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數詆責之繼韜懷不  
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陰使人告繼  
遠令起變於軍中冀天子遣已往安緝之事泄斬于天津  
橋其二子嘗為質於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



能佐其父反長復何為乎至是因并誅之即遣人斬繼遠以繼傳知潞州事已而召繼傳還京師繼傳悉取繼韜妓妾珍翫而不時即路其弟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大兄不仁利其貲財淫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服縗麻引數百騎坐戟門使人入殺繼傳節度副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剄死嗣昭七子至明宗時子繼能坐筓殺其母主藏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弟繼襲皆見殺惟一子繼忠僅免繼忠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為援契丹求賂高祖貸于繼忠以取足高祖入立甚德之以為沂棣單三州刺

史開運中卒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

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也世為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從擊居庸關以功遷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弘信以先鋒兵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莊宗擊劉鄩於故元城下洛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

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為鐵林軍將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以為子從敗康懷英



於河西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從李嗣昭援朱友謙於河中與梁兵力戰稍中其口戰不已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趣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佗道先入太原以守鄩兵去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從戰于莘遷代州刺史石嶺關已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於太原追贈太尉

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居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北入關破黃巢累以功為馬步軍都指揮使遂賜姓名以為子存信與存孝俱為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為之下由是交惡

存孝所為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太祖遣將兵救朱宣存信屯于莘縣為羅弘信所擊存信亡之太祖子落落後從太祖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顧存信曰昨日吾醉公不能為我戰邪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由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卒年四十一

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為子常從為騎將文德元年河南張言襲破河陽李罕之來歸晉晉處罕之于澤州遣存孝與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擊河陽梁亦遣丁會



牛存節等助言戰于溫縣梁軍先扼太行存孝大敗安休  
休被執是時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洛磁  
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州存孝功為多明年  
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李讜攻李罕之于澤州  
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為  
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團太原沙陀將無冗以自處  
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  
沙陀之未冗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鬪梁驍將鄧  
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稍擒之李讜敗走追擊至馬牢關  
還攻潞州唐以孫揆為潞州節度使揆儒者以梁卒三千  
為衛褒衣大蓋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  
間伺揆軍過橫擊斷之擒揆以歸初梁遣葛從周朱崇節  
守潞州以待揆聞揆見執皆棄去晉遂復取潞州是時張  
濬韓建伐晉擊陰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濬別遣  
存孝軍于趙城唐軍戰敗于陰地關濬退保晉州韓建走  
絳州存孝攻晉州濬兵出戰輒復敗因閉壁不敢出存孝  
去攻絳州濬建皆走存孝援臂善射身被重鎧橐弓坐稍  
手舞鐵搗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初  
存孝取潞州功為多而太祖別以大將康君立為潞州留  
後存孝為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食者數日及走張濬



遷邠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邢州留後是時晉軍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為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王求救於幽州李匡威匡威兵至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譖之曰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附梁通趙自歸于唐因請會兵以伐晉唐命趙王王鎔援之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閉城自守太祖自將兵傅其城掘塹以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塹不得成裨將袁奉韜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爾王俟塹成且留兵去諸將非公敵也雖塹何為存孝以為然縱兵成塹塹成深溝高壘不可近存孝遂窘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蒙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讎乃存信構陷之耳願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劉夫人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為之耳太祖叱曰爾為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為之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徇然太祖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為之不視事者十餘日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死太祖與諸將博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為不然太祖怒酖殺君立君立初為雲州牙將唐僖宗時逐段文楚與太祖俱起雲中蓋君立



首事其後累立戰功表昭義節度使以存孝故殺之

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從太祖入關破黃巢以為義兒軍使從莊宗戰栢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慈沁二州刺史莊宗初得魏博以為天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以法人有犯者輒梟首磔尸於市魏人屏息畏之從戰河上以功遷振武軍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為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為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葦策維大艦為浮梁莊宗大喜解衣以賜之晉討張文禮於鎮州久不克而史建瑋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代嗣昭為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木為柵晉軍晨出芻牧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歿于陣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為洋州節度使潞王從珂以鳳翔反漢韶與張虔釗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于從珂獨漢韶與虔釗軍不降俱奔于蜀事蜀歷宋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于蜀

存璋字德璜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太祖入關破黃巢累遷義兒軍使太祖病革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立莊宗為晉王晉王以存璋為河東馬步軍使晉自先王時嘗



優假軍士軍士多犯法踰禁莊宗新立尤患之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內為之清肅從攻夾城戰栢鄉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梁遣王檀來乘虛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太原距守以功遷大同軍防禦使遂為節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贈太尉

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為軍卒善角觝太祖擊黃巢于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後為義兒軍副兵馬使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而寓居至存賢為刺史曰徙城避敵豈勇者所為乃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自距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

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天祐十八年梁兵攻朱友謙于河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新叛梁歸晉而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謀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莊宗即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好角觝嘗與王都較而屢勝頗以自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博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歎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即日以為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州年六十五



贈太傅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伶官傳二十五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註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



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  
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  
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  
自於人歟書曰蒲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  
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  
爭及其衰也數其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  
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  
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徃徃能歌  
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  
次又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為王至於為天子常  
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皇后劉氏  
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  
爭寵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為劉叟衣服自  
負著囊藥笈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內曰劉  
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為笑樂  
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為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  
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  
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裁接使  
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為刺



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  
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  
天下心不可因格黯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為言莊宗謂  
崇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為  
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莊宗  
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為民請莊  
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  
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  
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  
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  
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群優戲于庭四  
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  
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于汝奈何  
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  
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嘗奏事殿中殿  
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  
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  
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  
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  
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



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  
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他佗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  
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為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  
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  
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  
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  
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為八哥莊宗初入洛居  
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闈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  
驚恐莊宗問所以攘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  
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  
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為姦軍士妻女因而逃  
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  
女無別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  
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  
皇弟存乂崇之婿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乂且反為婦翁報  
仇乃囚而殺之朱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  
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  
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及其將五六人  
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冤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  
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為武德使居鄴



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崇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廷徽為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祕其事夜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弒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巡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為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為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為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寃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為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貲食肉而飲酒無為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鄴盡



阮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為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  
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  
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為拒  
四月丁亥朔朝群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  
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  
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躡莊宗  
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  
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踏于絳霄  
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善  
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  
謙為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  
好伶而弒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宦者傳二十六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註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初闈為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為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



崩乃出承業復為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  
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昇堂拜母甚親重之  
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  
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  
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  
及諸公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  
業莊宗歲時自魏省歸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  
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業起  
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  
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承業

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  
老勅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  
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  
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  
家國之讎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  
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歐寶踣罵曰閻寶朱溫之  
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譖諛自容邪太后聞  
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  
業曰吾栳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業  
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答之



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太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勅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玫之養子昭宗時為范陽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



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為昭義  
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  
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  
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  
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  
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措  
去衍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  
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  
于長安年七十一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  
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  
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畧辨士之談而文字不  
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  
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傑然與殆非宦  
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  
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  
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  
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  
于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踈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  
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



踈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牽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踈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踈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為宰相顧力不足為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為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為悲夫莊宗



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為樞密使而不用事有  
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  
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暱黃門內養之徒也  
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  
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  
反天下皆知禍起於魏孰知其啓明宗之異心者自紹宏  
始也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  
莊宗不知皆宦者為之也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  
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  
代之邪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  
竄山谷多削髮為浮圖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  
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  
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既出而  
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  
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  
即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愍帝  
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  
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  
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



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為其為大害者畧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雜傳二十七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註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為鎮州王武俊騎將武俊錄以為子遂冒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末坦活末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逵元逵子曰紹鼎紹鼎子曰景宗自昇以上三世常為鎮州騎將自景宗以上四世五人皆為成德軍節度使景宗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子鎔立年十歲是時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交爭鎔介於其間而承祖父百年



之業士馬彊而積畜富為唐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自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因鎔以聞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洛磁三州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鎔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晉軍解去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自將而鎔未嘗臨軍遣追風都團練使段亮翦寇都團練使馬珂等以兵屬匡威而已匡威戰磁河晉軍大敗明年春晉攻天長軍鎔出兵救之敗于叱日嶺晉軍出井陘鎔又求救於匡威晉軍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儔之婦美而淫之匡儔怒及其救鎔也誘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內慙不敢還

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鎔德匡威救已使人邀之館于梅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抱者少遊燕趙間每徘徊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泫然而泣乃與匡威謀劫鎔而代之因詐為忌日鎔去衛從晨詣館慰坐定甲士自幕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存誠無以報厚德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匡威素少鎔以謂無能為也因與鎔方轡詣府將代其位行過親事營軍士閉門大譟天雨震電暴風拔木屋瓦皆飛屠者墨君和望見鎔識之從缺垣中躍出挾鎔于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



匡威正抱燕人皆死匡儔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甚

急鎔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山劫鎔以盟鎔遂與晉和

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洛磁三州乃為書詔古本詔鎔使絕晉而

歸梁鎔依違不決一作諫晉將李嗣昭復取洛州梁太祖擊敗

嗣昭嗣昭棄洛州走梁獲其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

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顧謂葛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爾

為我先鋒從周至臨城中流矢卧輿中梁軍大沮梁太祖

自將傳城下焚其南關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柰何判官

周式辨士也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梁太祖有

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

吾至此而爾為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

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式式進

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

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爭

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

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為辭且王氏五

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梁太祖大喜起

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於上坐議與鎔和以

子昭祚為質梁太祖以女妻之太祖即位封鎔趙王鎔祖

母喪諸鎮皆吊梁使者見晉使在館還言趙王有異志是



時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河北開平四年冬遣供奉  
官杜延隱監魏博將夏誣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  
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鎔懼乞兵于晉晉人擊敗景仁於  
柏鄉梁遂失鎮定而莊宗由此益彊北破燕幽南并魏博  
鎔常以兵從鎔德晉甚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為壽  
莊宗以鎔父友尊禮之酒酣為鎔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  
以女妻鎔子昭誨鎔為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為兵先佗兵  
攻趙藉鄰兵為救當是時諸鎮相弊於戰爭而趙獨安樂  
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帶務夸侈為嬉遊鎔尤驕  
於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游西  
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任  
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卧起天祐十八年冬鎔  
自西山宿鵲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  
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君國之用為游畋之  
資開城空宮逾月不還使一夫閉門不納從者大王欲何  
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  
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繼  
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答弘規呼  
鎔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  
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



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鎔少子昭誨年十歲軍士有德鎔者藏之穴中亂定髡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為浮圖易名崇隱明宗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鎔故將符習為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表於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為少府監云張文禮者狡獪人也鎔惑愛之以為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為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為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瑾祕喪拒守擊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歿乃以符存審為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等折足歸于晉趙人請而醢之磔文禮尸于市

羅紹威字端已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為魏州貴鄉人父弘信為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衙軍亂遂殺其帥樂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為留後已而又殺之牙將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為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為君等帥也弘信狀貌竒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乃共立為留後



唐昭宗即位拜弘信節度使梁太祖將攻晉乞糴于弘信  
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  
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  
交鄆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問遣使  
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為然乃發  
兵擊存信於莘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  
落送于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  
以兄事弘信常為卑辭厚幣以聘魏魏遣使者至梁太祖  
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  
慢之弘信大喜以為厚已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

河北者魏不為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  
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  
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  
州劉仁恭以兵六十萬攻魏屠貝城紹威求救於梁大敗  
燕軍於內黃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  
德州遂敗燕軍於老鴉隄紹威以故德梁助已魏博自田  
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  
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樂彥貞  
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逐殺之紹威為人精悍明敏通習  
吏事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



城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  
乃間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為遣李思  
安等攻滄州召兵於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  
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  
良兵實輿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輿夫入魏詐為助葬太祖  
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并其  
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歷  
亭聞之皆反分入澶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為悉平  
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  
始大悔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  
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堠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  
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  
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  
光會晉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卧府中諸  
將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  
兵為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  
太祖大喜乃急歸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為  
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嘆曰吾聞蕭  
何守關中為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此若神  
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囚其父



仁恭與其弟宇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當攻燕不能下令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揚淇門為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為盡忠遣將程厚盧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語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為我彊飯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冀卿復愈耳紹威事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

三十四贈尚書令謚曰貞壯子三人廷規官至司農卿卒周翰襲父位乾化十年八月為揚師厚所逐徙為宣義軍節度使卒於官年十四周敬代為宣義軍節度使年十歲徙鎮忠武明年為祕書監附馬都尉光祿卿唐莊宗時為左右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為匡國軍節度使罷為上將軍晉天福二年卒年三十二廷規娶太祖二女一曰安陽公主一曰金華公主周翰娶末帝女曰壽春公主周敬亦娶末帝女曰普安公主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為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存



處直處存以父任為驍衛將軍定州以來制置內閣廐宮苑等使乾符六年即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城擊賊李克用為第一勤王倡義處存為第一乾寧二年處存卒于鎮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郃為留後即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為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郃遣處直率兵距之戰于沙河為梁兵所敗敗兵反入城逐郃郃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為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匹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

原王太祖即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效晉兵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于柏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為神使衣道士服以為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應之於陘邑闡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為子初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給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為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



將吏知其必為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儔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于別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為都所殺都為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為節度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亡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母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子郁當部之亡于晉也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為新州防

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且許召郁為嗣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為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為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於西宅處直奮起椹其胷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遂欲齧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蛇見于碑樓處直以為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雀數百巢麥田



中處直以為已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懽甚以其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為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以繼岌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為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時唐兵擊契丹數往來定州都供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訓為都謀曰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為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

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丹為援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麟龍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為晏球所敗季麟弘壽被執晏球責曰吾嘗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色自若晏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禿餒得數騎遯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闡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為子明宗即位安重誨出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給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



者曰此繼陶也共詬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  
守城呼禿餒為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  
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  
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于中山而處存有子鄴鄴子  
廷胤與莊宗連外姻為人驍勇自為軍校能與士卒同辛  
苦明宗時歷貝忻密澶隰州刺史范延光反于鄴晉高祖  
以廷胤為揚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  
度使初處直為都所囚幼子威北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  
曰吾欲威使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  
將校為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漸

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為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遽  
徙廷胤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  
為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為人有  
勇好大言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為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為  
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  
平之匡威喜復以為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皆思  
歸出怨言匡威為其弟匡儔所逐仁恭聞亂乃擁戍兵攻  
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于晉晉以為壽陽鎮將仁恭多  
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居



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  
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儔乃以仁恭為幽州留後留其  
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為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  
空盧龍軍節度使其後晉攻羅弘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  
與晉王以書微責謂之仁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  
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  
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為其  
子請命于唐昭宗遲之未即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為我  
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何屢求而不得邪  
昭宗卒以守文為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

萬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城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  
思安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  
之自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  
漢二州仁恭懼復附于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  
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  
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軍辟長蘆深溝高  
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折  
骸而爨或丸堽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於晉晉王  
為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然仁恭幸  
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克



其中又與道士煉丹藥冀可不死令燕人用堽土為錢悉  
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  
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蒸之仁恭怒笞守光逐之  
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  
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元行  
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即  
率兵討守光至于廬臺為守光所敗進戰王田又敗乃乞  
兵於契丹明年守文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于雞蘇守  
光兵敗守文陽為不忍出於陣而呼其眾曰毋殺吾弟守  
光將元行欽識守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於別室既而殺

之守文將吏孫鶴呂交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  
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  
堽土馬相食其鬃尾交等率城中饑民食以趨號宰殺務  
日殺以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  
為鐵籠籠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皮  
膚以死燕之士多逃禍于佗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將吏  
曰我衣此而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為不可梁  
攻趙趙王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而梁伐之  
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  
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嘗與我盟而背之今急



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鬪可待之吾當為卞莊子也遂不出  
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軍於柏鄉進掠邢洛至于黎陽守  
光聞晉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動鎮定曰燕  
有精兵三十萬願率二鎮以從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  
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  
利而漢敗楚今吳越千里以伐人而彊燕在其後此腹心  
之患也乃為之班師守光益以為諸鎮畏其彊乃諷諸鎮  
共推尊已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  
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為尚書令  
尚父守光又遣人告于梁請授已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

定河東梁遣閤門使王瞳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  
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  
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  
怒曰我為尚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  
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  
晉使者下獄置斧鑕于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滄  
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推  
之伏鑕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  
窒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  
帝改元曰應天以王瞳齊涉為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



承勲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勲稱臣承勲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祁溝關入其檀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嘗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予得罪于晉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為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邪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他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錄功宥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宗本不能為朱溫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

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矣惟王所為也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毋降守光因請俟佗日是夕小喜叛降于晉軍明日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祝氏乞食於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



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酒酣請  
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  
皆無慙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守  
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  
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瞑目曰臣弑兄  
蒸其骨肉亦小喜教爾邪晉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  
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  
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何為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  
霸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二十八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註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為博野軍卒戍鳳  
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  
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  
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鋌等敗行瑜於大唐峯明年玫  
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  
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  
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  
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



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于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為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旬服生靈因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悉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佗日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恐不

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覃王率扈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盤屋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臯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雷州司戶叅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



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茂貞以兵至鄠縣斬繼鵬自贖晉兵已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為德而冀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詔罷歸晉軍克用嘆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昭宗自石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己亦治兵請覲京師

大恐居人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宗遣覃王拒之覃王至三橋軍潰昭宗出居于華州遣宗相孫偓以兵討茂貞韓建為茂貞請乃已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其後昭宗為宦者所廢既而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者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強以為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踰年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



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求路以為生茂貞窮迫謀以天子與梁以為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唐亡亦自困矣及梁太祖即位諸侯之彊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為皇后鳴梢

羽扇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榨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

二十州者岐隴涇原滑武

秦成階鳳邠寧慶衍鄜坊丹延梁洋也

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以季父

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暉來朝莊宗以其耆老甚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同光二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謚曰忠敬從暉為人柔而善書畫茂貞承制拜



從暉彰義軍節度使茂貞卒拜鳳翔節度使魏王繼岌征蜀為供軍轉運應接使蜀平繼岌遣從暉部送王衍行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納從暉遂東至華州聞莊宗之難乃西歸明宗入立聞重厚嘗拒從暉遣人誅之從暉上書言重守鳳翔軍民無所擾頓貨其過雖不許士人以此多之歷鎮宣武天平從暉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人叩馬乞從暉廢帝入立以從暉為鳳翔節度使卒年四十九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為蔡州軍校隸忠武軍將

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亦死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攻劫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為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習為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為其名日以視之久而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為北韓



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自含山遯歸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等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等謀廢昭宗會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傳華州建登城呼曰弊邑未嘗失禮於大國何為見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和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倔彊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

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是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為衛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佗鎮昭宗召建將辯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辯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悉散殿



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  
戒丕使于晉以謀興復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諸王  
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  
之何為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  
樓閣欲邀昭宗遊幸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  
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  
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  
因泣下獻欵李茂貞梁太祖皆欲發兵迎天子建稍恐懼  
乃止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為建畫像封建潁川郡王  
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建許國公梁太祖以兵嚮長安  
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太祖使鄴召建  
建乃出降太祖責建背已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  
怒即殺巨川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  
太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少康社稷安危擊卿兩人次  
何太后舉觴建躡太祖足太祖乃陽醉去建出謂太祖曰  
太祖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  
德之表建平廬軍節度使太祖即位拜司空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太祖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時有言太祖  
亦優容之太祖郊于洛建為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太祖  
崩許州軍亂見殺年五十八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當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為夏州  
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敬卒  
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為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  
實錄多闕諸鎮因時倥起自非有大善惡暴著於世者不  
能紀其始終是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諸鎮之  
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為唐患而亦無大功朱  
玫之亂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其後黃巢陷  
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思敬與破巢復京  
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而無傳  
梁開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為留後梁即拜彝

昌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昌是時仁福為蕃  
部指揮使戍兵于外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其於思諫  
為親疎也是歲四月拜仁福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  
梁之世奉正朔而已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會  
兵攻仁福梁輒出兵救之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  
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其子彝超自立為留後自  
仁福時邊將多言仁福北通契丹恐為邊患明宗因其卒  
乃以彝超為延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徙彰武安從進  
代之恐彝超不受代遣邠州藥彥稠以兵五萬送從進之  
鎮彝超果不受代從進與彥稠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

長史高四  
卷一百一十八



州城壁素堅故老傳言赫連勃勃蒸土築之從進等穴地道至其城下堅如鐵石鑿不能入彝超外招党項抄掠從進等糧道自陝以西民運斗粟束芻其費數千人不堪命道路愁苦明宗遂釋不攻以彝超為定難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卒其弟彝興累官檢校太師兼侍中周顯德中封西平王其後事具國史

韓遜不知其世家初為靈武軍校當唐末之亂據有靈鹽唐即以為節度使而史失其錄不見其事梁開平三年封朔方節度使韓遜為潁川王始見于史是時邠寧楊崇本鄜延李周彝鳳翔李茂貞皆與梁爭戰獨遜與夏州李思

諫臣屬于梁未嘗以兵爭李茂貞嘗遣劉知俊攻遜不能克遜亦善撫其部部人皆愛之為遜立生祠貞明中遜卒軍中立其子洙為留後梁即以為節度使至莊宗時又以洙兼河西節度天成四年洙卒即以洙子澄為朔方軍留後其將李賓作亂澄乃上章請師于朝明宗以康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以代澄由是命吏而相代矣韓氏自遜有靈武傳世皆無所稱述澄後不知其所終

楊崇本初事李茂貞養以為子冒姓李名曰繼徽茂貞表崇本靜難軍節度使梁太祖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州崇本迎降太祖使復其姓賜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為質



崇本妻有美色太祖用兵往來河中嘗幸之崇本妻頗媿  
耻間遣人誚崇本曰大丈夫不能庇其亢儷我已為朱公  
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崇本涕泣憤怒其後梁兵解  
岐圍崇本妻得歸崇本乃復皆梁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  
會崇本攻雍華關西大震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柳王友  
裕擊之友裕至永壽而卒梁兵乃旋崇本屯美原太祖復  
遣劉知俊康懷英等擊之崇本大敗自此不復東乾化四  
年為其子彥魯所弑崇本養子李保衡殺彥魯以降梁  
高萬興河西人也唐末河西屬李茂貞李茂貞將胡敬璋  
為延州刺史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璋為騎將敬璋卒

其將劉萬子代為刺史梁開平二年葬敬璋于州南萬子  
在會其將許從實殺萬子自為延州刺史是時萬興兄弟  
皆將兵戍境上聞萬子死以其部下數千人降梁梁太祖  
兵屯河中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應萬興攻丹州執其刺史  
崔公實進攻延州執許從實鄜州李彥容坊州李彥昱皆  
棄城走梁太祖乃以萬興為延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以  
牛存節為保大軍節度使而劉知俊叛乃徙存節守同州  
以萬金為保大軍節度使萬興累遷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封渤海郡王貞明四年萬金卒乃以萬興為鄜延節度使  
進封延安郡王徙封北平王梁亡莊宗入洛萬興嘗一來



朝同光三年卒于鎮萬興兄弟皆驍勇而未嘗立戰功然以戍兵降梁梁取鄜坊丹延自萬興始故其兄弟世守其土萬興死子允蹈代立長興元年徙鎮安國又徙義成清泰中卒萬金子允權開運中為膚施令罷居于家是時周密為彰信軍節度使契丹滅晉延州軍亂逐密密守東城而西城之兵以允蹈為留後聞漢高起太原遂歸漢即拜節度使廣順三年卒

溫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為盜事李茂貞為華原鎮將冒姓李名彥韜茂貞以華原縣為耀州以韜為刺史梁太祖圍茂貞於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茂貞入以

美原縣為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為節度使末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改耀州為崇州鼎州為裕州義勝軍為靜勝軍即以韜為節度使復其姓溫更其名曰昭圖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堦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援友謙而趨華原韜懼求徙他鎮遂徙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為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爾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  
可失信遽遣還鎮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之  
勒歸田里明年流于德州賜死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  
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  
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  
動其心歟然而聞溫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  
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韜之禍其將  
終也為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  
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母作下宮母置守陵妾其意丁寧切  
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交冕  
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劍  
甲各二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雜傳二十九

宋歐陽脩撰 徐無黨註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佗材能而  
 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竒光稠為人唐末群盜起南  
 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貧  
 賤為也乃相與聚兵為盜眾推全播為主全播曰諸君徒  
 為賊乎而欲成功也若欲成功當得良帥盧公堂堂真君  
 等主也眾陽諾之全播怒拔劍擊木三斬之曰不從吾令  
 者如此木眾懼乃立光稠為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  
 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



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為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韶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偽北巖急追之伏兵發巖遂大敗光稠弟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心益賢之梁初江南嶺表悉為吳與南漢分據而光稠獨以虔韶二州請命于京師願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為置百勝軍以光稠為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為留後

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遊獵其將黎求閉門拒延昌延昌見殺求因謀殺全播全播懼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命於梁乾化元年拜求防禦使求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疑之使人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為狀以自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扣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楊隆演遣劉信攻破虔州以全播歸廣陵卒年八十五當盧氏時劉龔已取韶州及全播被執虔州遂入于吳



雷滿武陵人也為人克悍獍勇文身短髮唐廣明中湖南  
饑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獵于  
大澤中乃擊鮮釀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五長號土團軍諸  
蠻從之推滿為帥是時高駢鎮荆南召滿隸麾下使以蠻  
軍擊賊駢徙淮南滿從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翥遂據朗  
州請命于唐昭宗以澧朗為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是時澧  
陽人向瓌殺刺史呂自牧據澧州而溪洞諸蠻宋鄴昌師  
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荆江攻劫州縣  
楊行密攻杜洪于鄂州荆南成汭出兵救洪汭戰敗溺水  
死於君山滿襲破荆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

池於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  
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其器  
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滿居朗州引沅水  
塹其城上為長橋為不可攻之計天祐中滿卒子彥恭附  
于楊行密亦嘗攻劫為荆湖患開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  
恭彥恭恃塹為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彥恭奔于楊行密馬  
殷擒其弟彥雄等十人送于梁斬于汴市彥恭卒于淮南  
澧朗遂入于楚

鍾傳洪州高安人也事州為小校黃巢攻掠江淮所在盜  
起往往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頻勝遂逐觀察使自稱留



後唐以洪州為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江夏伶人杜洪者亦據鄂州揚行密屢攻之洪頗倚傳為首尾久之洪敗死是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稍聽命獨全諷不能下乃自率兵圍其城城中夜光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嚮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明日乃以聽命請以女妻傳子匡時傳居江西三十餘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天祐三年傳卒子匡時自稱留後請命于唐全諷曰聽鍾郎為節度三年吾將自為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匡時爭立乞兵于楊渥渥遣秦裴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歸于廣陵開平三年全諷等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為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遂入于吳

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也其父德諲事秦宗權為申州刺史宗權反德諲攻下襄陽梁太祖攻蔡州宗權屢敗德諲乃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初鎮宣武嘗為宗權所困聞德諲降大喜表為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破之德諲功多德諲卒子匡凝自立是時成汭死雷彥恭襲取荆南匡凝遣其弟匡明逐彥恭太祖表匡凝荆襄節度使以匡明為荆南留後是時



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匡凝為人  
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脩飭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為政  
有威惠太祖攻兗州朱瑾求救于晉晉遣史儼等將兵數  
千救瑾瑾敗與儼等奔于淮南晉王李克用遣人以書幣  
假道于匡凝以聘于楊行密求歸儼等晉王使者為梁得  
太祖大怒是時梁已破兗鄆遣氏叔琮康懷英等攻匡凝  
叔琮取泌隨二州懷英取鄧州匡凝懼請盟乃止太祖已  
弒昭宗將謀代唐畏匡凝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  
者流涕答曰受唐恩深不敢妄有佗志太祖遣楊師厚攻  
之太祖以兵殿漢北匡凝戰敗以輕舟奔于楊行密師厚  
進攻荆南匡明奔于蜀匡凝至廣陵行密見之戲曰君在  
鎮時輕車重馬歲輸于梁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為  
唐臣歲時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  
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  
方宴食青梅匡凝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為慢  
渥遷匡凝海陵後為徐溫所殺匡明卒于蜀



五代史第四十一

新傳二十九

五

國



